



# 腊味里的乡愁

鲍安顺

人在腊月，我的味蕾赫然生津。

母亲是制作腊味的高手，咸猪肉一条一条挂在竹竿上，在阳光照耀下流油泛光。而把这味美的腊肉蒸在锅里，热气腾腾，香气缭绕；吃在嘴里，那鲜美无以言喻。母亲腌制的咸鱼、腊肠、野兔……至今让我常常在梦里垂涎欲滴，醒来后却是空欢喜一场。

去乡间采风，正值腊月时光，接待的朋友备了一桌好酒好菜，有山里新鲜的山鸡野兔，还有朋友自己家养的老母鸡熬成的鲜美浓汤。我知道，朋友想把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给我们吃，那是他一片好心的盛情款待，更是他为人之道的真诚所在。可是，他却不知道，几位朋友进了他家的小院时，就被那挂在墙上的几串咸猪肉吸引住了目光——那是我记忆里最美的故乡腊味，一眼看上去，立刻就有一种强烈想吃的渴望。

可是，在饭局就要结束时，饭桌上一直没有见到朋友上这盘鲜美的腊猪

肉。正在我十分失望时，一位性格直率的朋友突然站起来大声说，把墙上挂着的腊猪肉蒸一盘上来，让我们解解馋吧！大家听了，哄堂大笑，那位乡下的朋友也诚惶诚恐地说，乡下土土渣的东西，怎敢招待贵宾们，说着，他便到厨房端出一盆早已蒸好的腊猪肉上来。他还告诉大家，自家吃的，随便吃。果然，那盆中的咸猪肉，厚厚的大块，一块块吃在嘴里十分解馋，一会儿功夫，大家像秋风扫落叶般将盘中的腊味消灭干净。

那腊猪肉太鲜美了，有记忆里母亲腌制的味道，流淌在味蕾上的幸福感，立刻让我愁肠百结，吃在嘴里的喜悦之情，几乎让我泪花飞溅。其实在腊月，味蕾上的乡愁是不同的，千家万户，各有各的味道。然而我记得，我母亲在除夕夜，总是要精心制作出油炸丸子、红焖肘子、清蒸羊肉、鲜美泡菜……所有的腊味，弥漫着喜庆过年的生活滋味。吃着母亲的腊味，我感觉时光在流动，岁月在生长，那腊味味蕾里的乡愁，

似乎也在潮涨潮落，隐约在我的目光里熠熠生辉。

我爱母亲腌制腊味的味道，那是流淌在我血液里的生命情结。为此我想，吃到母亲做的腊味，那感觉是美滋滋的，吃不到，那种回味更有魅力，仿佛有千条毛毛虫爬满了心尖，那是乡情，也是乡愁飘落的记忆。

我父亲有位远房堂妹，每年腊月都要给父亲送一份腊月的礼物，不是竹篮里装着的山货，就是腌制的野兔，或者鸡鸭鱼肉。父亲告诉我，堂妹早年恋上了父亲，可是最终他们却没有走到一起。那年月，两人虽然已各自成家立业，可是她对父亲总是念念不忘，尽管一年到头也不来往，每到腊月，她都表达一下小小的心意。在我记忆里，父亲为此总觉得过意不去，常常在他堂妹来的时候，悄悄地躲了出去。然而，当母亲把竹篮里的腊味蒸制出来端上桌子后，孩子们瞬间抢食一空，而父亲没吃一块，脸上笼罩的愁绪五味杂陈，弥漫着一种莫名的惆怅。

多少年已经过去，父亲、母亲，还有那位远房的堂姑早已驾鹤西去，可是那些腊月里的往事，成了味蕾上的腊味记忆，深藏在我的灵魂深处，在我眉头像潮涨潮落的愁云一样飘过。

# 年关

万春来

年关近了  
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乡亲  
开始操办起家里的年货  
一场久违的南方冰雪  
叩开年关乡村忙碌的门扉  
白雪覆盖的村庄，孩子们嬉戏的声音  
传唱出新年的快乐  
每年的这个时候，父亲总是坚持早起  
将家里需要购置的年货  
安排得满满的  
然后，用那双勤劳而温暖的手  
捎回我们童年甜蜜的记忆  
母亲把鸡鸭猪牛喂得饱饱的  
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  
迎接着春节的到来  
庆贺的鞭炮置放在堂屋里  
迎候新春迎候宾朋迎候安康  
珍藏多年的米酒  
等待亲朋好友一起品尝  
红红的春联  
昭显着乡村的喜庆与福气  
欢快的乡歌一响起  
就把来年的春天  
酿在了浓浓的花香里

# 又是一年归家时

青衫

时光飞逝，又是一年归家时。感觉今年的春节来的特别早，还没等我进入状态，单位就开始订票了。

这些天同事之间说得最多的就是：你订票了吗？哪天的？急切的语气里，透着兴奋。我本是个内向之人，不喜欢表露心迹，用句时髦的词形容就是淡定，可是这会儿还是无动于衷就显得不合时宜，况且我也被大家的兴奋劲儿感染了，急于归家的心愈加强烈。

不同的是单位同事小周，因为春节不打算回家，人家才是真正的淡定。小周说家太远了，回家就待三天，来回折腾不划算。我理解小周，挣钱不多，还要养家糊口，回趟老家至少要花费几千元，而且旅途的颠簸也让人难以承受。小周说：不如寄些钱给父母。

是啊，我也曾经和小周有一样的想法，不是我们不想家，实在是太多的无奈。自从2010年奶奶离开我们后，我改变了想法。曾经以为在我的生命里，亲人会永远陪伴我，永远不缺席。可是无常的世事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命运就会伸出魔爪，拿走我们最珍贵的宝物。当我第一时间得知奶奶去世的消息时，内心无比懊悔，最后见奶奶那一面，是2008年的事情了，奶奶不知道有多挂念我！虽然人终有离去的那一天，可残忍的离别那么猝不及防的到来时，我还是难以承受，难过从此以后回家，再也看不到奶奶翘首以盼的身影。

还好，父母身体还算健康，现在只想好好爱他们，在还能拥有他们时，尽可能地常回家看看，哪怕只有春节一次机会。别吝啬时间和精力，哪怕车票再难买，旅途再艰辛，哪怕回家只能呆一天，也要把我对他们的爱带回家，让父母感受到来自儿女的慰藉，也了却他们的思念之情。

今天早晨一上班，小周就张罗着订票，只是有些晚了，小周不得不转车回家。订了票，小周也有些兴奋，和我聊了几句：“还是回家吧，不然心里空落落的。再说了，父母一定更想让我回去，虽然他们没说，哪一个父母不为孩子着想啊。”

听着小周的话，看着小周和同事讨论买些什么礼物带给父母好，我心里好温暖。春节归家，也是一种孝敬啊！离家在外的儿女，急切地回到家中，脸上带着疲惫与兴奋，其实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。

秋色  
连波

王泽民  
摄



# 羊奶子打花半春红

黄三畅

在城郊的山野游走，突然遭遇惊喜：一蓬灌木，一棵羊奶子树！一树羊奶子！好多已经熟了！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摘下一颗就吃！甜，带点酸，汁液有点滑；津液被诱出来，就连着汁液咽下去。不断地摘了吃，选最熟的，最大的。

冬末的山野，能吃到这样的野果，真是运气呢！

吃得牙齿有点酸软了，再细细地欣赏。

成熟的羊奶子比花生粒略小点，长短与花生差不多，就像山羊的奶子。熟透了的是亮丽的红色，表面虽装饰着一些银白的鳞斑，但仍亮丽得半透明，可以看到里面的核儿。它们有的两颗或三颗共一个托托，同心同德地放射，有的个人英雄主义，单人独马地凸显；有的素面朝天地，不要叶子的衬托，有的则不无羞涩，半遮在叶子背后。叶子是椭圆的形状，边沿的波浪线曼妙灵动，是大自然那个剪纸大师的杰作；老叶深绿，显出一种经历过寒暑，经

受过风雨霜露的深沉；新叶还是褐色，正面和背面都有鳞斑，或许就如人的青春痘。像不少结好吃的果子的树或藤一样，这羊奶子树的枝上也有刺，不很尖，但很刚，我的手背上不知何时已经划出两条道道，有一条还隐隐地沁出血来。

同伴在给这棵羊奶子树拍照，我只是久久端详着她，回忆着与这种树相识相交的历史。

小时候有一天和姐姐在山上砍柴，虽是腊月，砍着砍着就口干舌燥，多想喝水啊，问姐姐哪里有水喝。姐姐说“跟我来”。待她把我带到不远处的一蓬灌木边，我嘴里马上泛出口水来：我看见那树上累累的硕果。问姐姐，可以吃吗？姐姐说，只管吃！饕餮了一番，哪里还觉得口渴？姐姐告诉我，那果子叫半春。第二年，是初夏的一天，我和姐姐在山坡上的麦地里扯猪菜，正感到口渴的时候，姐姐又把我带到一块地的端头，我马上欣喜地说：半春！熟人熟事，我当然马上享用。姐姐说，这不是半春，是羊奶子。我说，不是和去年吃的半春是一样的吗？姐姐说，

是看不出哪里有不同，但半春成熟的时间是冬末春初，半春成熟的时候羊奶子还只开花，然后就轻轻地哼：“羊奶子打花半春红，姐姐发财妹妹穷……”

羊奶子、半春开花和成熟的时间特点，我老家一带的人常用以做民谣的“比兴”。做母亲的会这样唱：“羊奶子打花半春红，儿子成龙女成凤……”怀春的姑娘会这样唱：“羊奶子打花半春红，情妹生气哥哥哄……”

羊奶子也好，半春也好，学名都叫胡颓子。我觉得羊奶子和半春的区别就只是成熟的时节不同，枝、叶、花、果都一样。也许，两者之中的一种，是另一种的变种吧。

可惜我没有在同一个地方既看到羊奶子树又看到半春树。如果有两棵这样的树相邻而生，冬末初春的时节，一棵正开花，那叶腋之下一朵一朵的、圆筒形的白色精灵，让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带刺的灌木显得何等风雅别致，又使得它邻近的或落了叶或有叶无花的树何等艳羨；一棵果子已经成熟，给人以直观的教育——有花才有果，也在给人作魔术式的表演——花能马上变成果，让“急功近利”的愿望得到小小的满足；它们也在庄严宣示，天气最恶劣的季节，也仍然有花开有果熟。